

春风不改旧时波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2105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21058>.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King Zhou of Shang Zi Shou Dixin, ji fa - Relationship , 姬屋藏郊 , 发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姬屋藏郊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30 Words: 3,850 Chapters: 1/1

春风不改旧时波

by [qzxbyrh](#)

Summary

重点：哭郊有，OOC有

灵感来自回乡偶书，OOC归我，happy ending属于发郊

一发完，复健产物，渣文笔

本来想赶中秋的结果因为拖拉，并没有赶上，就算迟来的中秋贺文吧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姬发离开西岐的第八年，没有带回哥哥，也没有带回暗恋多年的爱人，唯有爱人的鬼候剑和长大许多的雪龙驹陪他一起回到西岐。

近在咫尺的追杀和黄河决战让姬发没有时间悲伤，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太多，唯有思考如何活下去。再次踏上阔别八年的故土，早已物是人非。父亲经此一磨，再无治理西岐的心力，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姬发身上。干旱的天灾，纷飞的战火，让姬发得以从巨大的悲伤中拥有片刻喘息，一停下来就忍不住回想在朝歌为质的八年与殷郊相处的点点滴滴。

姬发第一次见殷郊可能是在十岁？时间长到他也记不太清了，人生行至今日，从未与殷郊分开过。西岐本就不是富饶的土地，姬发自然比不得北方游牧民族，八百质子入朝歌哪个不是铆足了劲想在殷寿面前拔得头筹，换取他人高看一眼。姬发狼狈的从泥泞里爬起，转头就看到殷郊把崇应彪揍倒在地并向他伸出手。

“别理他，我叫殷郊，你呢？”姬发被殷郊的笑容恍了神。结结巴巴的回着，“我...我...我叫姬发，是...是..西伯侯之子。”姬发看着殷郊的手，慌忙用衣服擦了擦自己的，奈何泥泞里滚了一圈的衣服只会使手越来越脏，殷郊看着不知所措的姬发笑出了声，主动握住了他。殷郊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在朝歌漫长的为质生涯。

自然而然的他和殷郊开始同进同出，同吃同住。年少气盛的姬发憋着一股劲儿，再也没有初入朝歌的狼狈，不管是在骑射还是打猎甚至是搏斗中姬发再也没有过第二。

“殷郊，殷郊，快出来。”

“别喊了，他烦着呢，被大王责罚了说不定在哪躲着哭鼻子呢，哈哈哈哈哈”

“崇应彪你找死是不是？”姬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最好说清楚。”

“我说清楚？姬发，他为什么被罚你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大家可都听见了啊，得第二不配为他殷寿的儿子。”

“你！”

“世子，田里的麦子依旧结不出麦穗。”下属的声音把姬发从回忆中拉回，是少年时代未曾宣之于口的欢喜与爱恋。

“算来存粮够支撑到后年开春了，殷寿不死，天谴不散，怕是短时间这天下都结不出麦穗了。军队加紧训练，早日结束这场人祸才是。下去吧。”

“世子……”前来禀报的将士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却又不肯退下。

“到底何事？”

“这...这...世子已过弱冠。”西伯侯交代的事情不能不说，小将士一狠心一咬牙接着道：“寻常男子，十五六七就已娶妻，世子在朝歌为质，是形势所迫，逼不得已，现如今已回西岐...立...立后一事合该早日提上议程。”

姬发听闻一愣，“是父亲叫你来的？罢了，我亲自去找父亲。你下去吧。”

如蒙大赦的小将士飞快退下，想不明白这种事情为什么西伯侯不亲自找世子，难道是因为世子离家太久父子之间有了隔阂？也不对啊，想不明白的事情干脆别想，还是期待一下世子大婚吧。

“父亲”

“姬发，你来了，我不找人去你是不打算说了吗？”

“父亲，你...”姬发心里一紧，他自以为瞒天过海从未想过父亲居然能察觉，所以这是找人旁敲侧击他？

“父亲，天灾未消，生民未定，妖乱人间，儿子无心考虑个人事宜。”

“是无心呐，还是不愿啊？”姬发抬头撞上自家父亲带笑的眼神。

“姬发，你是我的儿子，西岐永远是你家，在家里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自打从朝歌回来，就魂不守舍的，是因为殷郊那孩子吧？”

“父亲！我.....”姬发哽咽着，似乎长久以来的压抑找到了倾泻的闸口，经年累月的说不出口的暗恋，几个月来压抑在心底的悲伤一并爆发。仿佛姬发还是那个十二岁离家去朝歌的少年，不同是只有绝望没有曙光，与爱人阴阳相隔的绝望，众望所归天下共主的重担，兄长身死的悲伤，压的姬发喘不过气来，仿佛只有没日没夜的忙碌才能得到一丝解脱，闭上眼就是殷郊挣扎嘶吼的画面，无论是殷郊还是西岐的重担，皆无人知晓，对外一直是云淡风轻成竹在胸的西岐世子。

姬昌轻轻的叹了口气，将儿子扶起。“不必自责，你已经做到很好了，至于你哥哥....冥冥之中皆有定数。”姬昌知道对于伯邑考的死，姬发总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如果当时能够看清殷寿的真面目，姬发就不会将四大伯侯押解回朝歌，不止是伯邑考，大家的命运都会发生改变。

“来看，这是殷郊的卦象。生门，转机或在三年后。还不考虑成家吗？”

“父亲！”姬发眼前一亮，一直以来的阴云终于是散开了一点，从此往后便就有了希望。

“偷藏了殷郊的画像，拿给为父看看？”

“！”姬发心里一惊，父亲竟什么都知道。

“知子莫若父啊，贴出去吧，日后殷郊回来也好第一时间找到。”

姬发应着，却是偷偷存了私心，不仅贴出去还得昭告天下这是未来世子妃，只是不知为何突然失踪，如果殷郊不愿意呢？不会，父亲的算卦绝无出错，既有转机就必是有结果，不然父亲也不会对自己说了。

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姬发觉得三年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昆仑山上终年化不开的雪，苦寒之地，却是清修的最佳场所。殷郊醒来便看见白茫茫的一片，衣衫单薄他却感觉不到寒冷。转头看见自己身体躺在一旁的温池中，心下讶异。

“殷郊你醒了？可有不适？”

“杨戩？你为什么在这！我不是死了吗，你们对我做了什么！我要去找姬发！”

“先别急，这里是昆仑山，朝歌事变以后师叔让我把你送到这，你目前只是灵体状态，还出不了……哎！”

不等杨戩说完殷郊就冲向昆仑结界。

还好杨戩眼疾手快飞身拦下“你们要干什么！打算囚禁我吗？”

“哎呀，急死我了，你目前就是个灵体，想去哪啊？出了昆仑就得魂飞魄散，没看见你那实体搁池里躺着呢，先给我好好修炼吧！师兄，咱就不该救他，让他死了得了。”

殷郊闻言一愣，低低的问到“那要修炼多久？”

“最少三年吧！看你造化喽”

“三年啊，姬发...姬发或许...”

“你嘀嘀咕咕啥呢，有这功夫不如快去修炼，小心十年八年都下不了山。走，师兄，咱找师叔去！”哪吒说着就去扯杨戩的袖子。一会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

茫茫雪山就剩下殷郊一人，就像他短暂的人生和无措的未来，姬发还会记得他吗？三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殷郊也不敢确定，母亲惨死，父亲道貌岸然，殷郊也不知道他的人生中还有什么真实的，什么是不会改变的，殷郊不敢去想。

或许是在第一次见面殷郊就被姬发的眼神所吸引，或许是在质子营里姬发说让他几箭的时候，又或许是在每一次被殷寿训斥时只有姬发默默陪着他缘故，殷郊觉得反而是自己更需要姬发，似乎每次姬发都能让他从崩溃的边缘一次次回到正轨。

昆仑没有四季，只有寒冬，殷郊没有体温，却没由来的感觉寒冷，发自内心的刺骨寒冷，也许某天他终究回和这昆仑山一样归于茫茫一片。

想要再次见到姬发的愿望太过强烈，在这苍茫中成为殷郊心里唯一一抹亮色，朝歌事变的遥遥对望，让殷郊觉得姬发该是很在意他的至少像他在意姬发一样，不过殷郊不敢确定，长年累月被殷寿否定让殷郊觉得自己注定不会有人在意，倒是得感谢殷寿，起码在殷郊临死之前让他明白这些年努力追逐父亲的身影终归成了笑话，殷郊想自己大抵是不招人喜欢的，不然为什么亲生父亲这么讨厌他呢？

大多数时候殷郊都在修炼，杨戩和哪吒偶尔过来指点一二，顺便带点姬发的消息，在殷郊修炼的第二年姬发正式成为西岐的王，只是这天下大旱颗粒无收还是丝毫没有办法。

很多时候殷郊都在想就这么直接魂飞魄散了倒也不错，只是姬发，欠姬发的命就还不了，那得等到姬发成为天下共主以后吧；有时候殷郊又会责怪自己，如果当时在雪地，直接将姐己杀死是不是事情的结局会不一样，而后转念一想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毕竟殷寿讨厌他，在这场父子局里殷郊永远得不到殷寿的肯定。

死这个字在修炼的三年里一直在殷郊脑子里打转，他一会想着殷寿归根结底是他父亲，所以他流着肮脏的血脉，以死谢罪告慰大旱中饿死的百姓也没什么不对；一会又想着，西伯侯说殷寿终究会死于血亲之手，那不就是他自己吗？他要死也得跟殷寿同归于尽不能死在他前面，这样才能平息战火，消除妖祸。

于是三年就在殷郊兜兜转转的念想里一晃而过，再次为活过，殷郊消瘦的厉害，曾经殷商太子的华服在他身上倒显得空荡荡了。

“可以下山了，赶紧去找你的姬发吧，你已经念了三年了，我耳朵都要起茧了”，殷郊闻言一愣，“有...这么多吗？”看见不光是哪吒连杨戩都在疯狂点头的时候殷郊默默的叹了口气，无可否认，他确实很想姬发，过去的三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他的记忆里自从认识姬发以后两人就再未分开过。

第一年姬昌看着儿子忙碌着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年姬昌看着儿子在军营里训练军队，第三年姬昌看着儿子比初回西岐时大了一圈的体格却心神不定的样子忍不住开口安慰“第三年，为父的卦象不会有错的”

直到下属禀报找到王妃了，正在偏殿等着，还在训练场的姬发一刻也等不了，扔下还在训练的士兵，飞身上马直奔偏殿。

殷郊一进西岐就有好多人上下打量着他，他觉得奇怪，自己的装扮和西岐的普通百姓也没区别啊，于是又拉紧了衣服，将颈间的红线遮的更严实一些。

直到他被前来行礼的人稀里糊涂的引到偏殿，走的时候听人嘀咕着王妃，殷郊心里一缩，姬发成亲了？心脏仿佛被剖开揉碎，殷郊想这应该是比死亡更绝望的事，又宽慰自己这不是很正常吗？姬发早已过了弱冠之年，娶妻生子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一遍又一遍的告

诚自己的立场，发现根本没用，殷郊发现他跟根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意识到这一点的殷郊只想逃，却迎面撞上飞奔回来的姬发，被抱了个满怀。

殷郊手足无措的看着眼前这个比当年的自己还大一号的姬发，不知道如何开口。

“姬发...我....”不等他说完就被殷郊打断，姬发突然意识到如果他晚来一步殷郊就要走，他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殷郊了。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姬发牢牢的把殷郊圈在怀里。甚至连语气都带上了几分质问。他暗恋多年，心心念念日盼夜盼的人不想见他就想立马走？哪有这种事。

“你刚刚想去哪里，如果我不回来你是不是想走。”

殷郊想过无数次和姬发再见的场景，但是没有料到会是这种局面，被姬发圈在怀里动弹不得，而姬发早已成家，“姬发，你先放开我.....”殷郊在姬发怀里挣扎，姬发意识到殷郊似乎是真的不想见自己，一股无名的火冒出。他并不打算放开殷郊。

“你还能去哪？回朝歌？那里已经不是你家了！”殷郊听闻鼻头一酸，低下头不去看姬发，声音几不可闻，“你说的对，我回不去了，也没有家了。”

“！殷郊！不是，对不起，我...我等了三年，你一来就要走，我...殷郊”姬发伸手想把殷郊的头抬起来，却感觉到手心的湿意，“我...不是...殷郊...”姬发开始不知所措，语无伦次。姬发松手，殷郊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却没想越擦越多，姬发又何尝不是他在昆仑山修炼时唯一的念想呢“姬发，祝你与王妃白头偕老，我.....”殷郊说不下去了。

“没有王妃！只有你！我的王妃一直是你！”姬发破罐子破摔了，“你要是想走便走吧....”殷郊闻言抬头看着姬发，眼底的一闪而过惊喜被姬发捕捉到，再次被姬发圈回怀里。

“殷郊，郊郊，以后西岐就是你家，你就是我的王妃。”殷郊依然摸不着头脑。

被姬发圈在怀里，慢慢的给他解释，慢慢的跟他说三年来每一天是如何想念的。

“殷郊，你有家的，这里一直是你家。”

跨越岁月时光，跨越生离死别，殷郊终于觉得他有家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和姬发的家。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